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

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
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
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
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
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
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
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
易此卽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
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釀二渠以引其河一貝工一潔

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潔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

出貝工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

蓋獨潔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

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

若據按兗州之潔卽

禹所二渠之一渠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

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

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

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若據按齊都賦海旁出爲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卽曰抑別

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勃海碣石益明顯矣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止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歿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畱不歿之

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晡余身兮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淡口蓋傳寫之誤

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懸縣南牽山東入海今漢

志云蠻夷中

戰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非但蜀有棧閣也

若據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卽宮室亦有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旣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荊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爲荊都縣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并驍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

汶山郡

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一月省汶山郡并蜀

荀卿爲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

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

蘭陵也古靈

若璩按古靈陳襄號

詩亦誤

若璩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

合陵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

降爲銅川令

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

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

理志定襄

若璩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

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

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

若璩按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爲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若璩按宋史地理志

汾州治西河縣卽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

若璩按陵似當作浦

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

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

志淮陵郡本淮陵縣

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爲淮陵國

輿地廣記泗

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

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

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卽漢之淮

陵也

廣記漢睢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

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

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
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
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
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
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令爲聖令烏鹵爲斥鹵

若據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爲西門
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

王時皆爲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
賦西門澗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爾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爲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
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
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
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正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士爲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道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

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八于牧誓非至秦始皇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

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

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

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

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

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

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

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

若璩按王

漳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

以後人所為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為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

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柔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采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

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畧多迂怪今郭

注不傳若據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以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

山海經引水經者三此豈經出璞手哉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

拾遺記譎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

之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若據按王氏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若據按南陽為墟名出異苑註杜者不甚遵之

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

而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卽濩字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

宣城郡南陵縣

宣城縣屬南陽郡

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

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

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

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若據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

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

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

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

積雨爲池

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爲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

若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初著監平江百萬東倉也

嘗見長洲宰其圃

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

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

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

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

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据乎

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

按時贈諸葛類

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在長洲縣西南

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 若璩按萬歲通天元年 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走犬長洲以名亦非無其地

殺胡林在藥城縣

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龔突厥羣胡死於此

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

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

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出曾子天圓章

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

乎

若據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敔器焉韓詩

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敔器焉晉杜預傳云

周廟敔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

若據按南

史祖冲之傳亦云造敔器廟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久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
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
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
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
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正
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

比邱經問卷十
十一
之狗歟既斂而梲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
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
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正爲欲當之
者也正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
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
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鱗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
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
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
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焦焦元板
作焦焦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
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
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
論益臯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
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
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卽臯陶也化

益卽伯益也真窺卽直成也

真與直字相類

橫革卽橫革也

皆禹輔佐之名

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宰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臯牢猶牢籠

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

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中爵良作中爵良

賦篇請占之五秦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

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乘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攷五秦注云五秦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

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

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

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

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

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

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

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爲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

遠矣

若疎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于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爲最先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

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

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

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圖則心說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

老泉太予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
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予
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
曲爲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

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

志曰有秩畜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予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
爲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
議封禪之禮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
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
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
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
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孚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孚素蒲州人唐書有傳
注以爲未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也

元魏之君

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
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
山壁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

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
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荅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
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
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

可附中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
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

於文藝傳者勛勳勃助勸

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
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福祚福

時福獎疑
卽福郊也

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
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

恥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返居河曲始則晉
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
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
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
儼階庭禮樂生徒祀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洙又注
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
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
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
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
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
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

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
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三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
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
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
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巨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
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

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
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
謂管仲爲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甚
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予

齡非也

若據按張巨山名嶠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

濱田悉

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

手實

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
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中經重篇之

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
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呂氏
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
管子爲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
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

若璩按馬公驢以爲蓋古塾師教
條管子之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

者爾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
無有也傳奕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
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
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
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

吾亦有取焉以與師兌背也若璩按何配瞻曰朱子與黃直

女青... 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以爲高弟蓋據陸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議論亦具載墓誌中
伯蒼名士繇一名伯休蒲陽人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

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義常無欲是

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此卽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

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

序曰亦曰計然姓
辛名研字文子

其書稱平王問道

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
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

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

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

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

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

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

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

古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爲
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
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
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
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
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
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
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
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靡吾柔順終
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

若瓌按史記老
子傳亦云爾

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
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歿靡它是之謂

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
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
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爲
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
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

伊川一生

不曾看

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

漢古今人表作

輪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
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
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非魚者吾爲鉤繳以
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
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寮

若據按初寮
王安中號

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

衆竅掩卷而坐猶覺齶齶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

張文潛銘商瑀曰造
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

有進士
程文用

此犯聖

祖名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列子釋文公孫

龍字子秉

秉謂公孫龍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

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

為小也未詳

若據按昌黎熟于楚蜀本越字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

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

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

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補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鼓箎播精文選注作播精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

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

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

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

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

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

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

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

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日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

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目象

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
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
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韓
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
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
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
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己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

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
者亦畧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
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
予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奕意修之首危言
游臯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
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予所注

特會莊生之旨

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入無此篇亦逸篇也
弘致元板作私致貴無之首作意修之旨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邊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司馬彪曰

元天

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齊戒以通
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
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
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
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駕洪駕也

空闕

一作門

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

司馬彪曰門戶孔空

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紉謳所生必於斥若

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紉所以有謳歌者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庶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

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爲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寶天又爲生離珠
一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
智左賢

居上元板
作居士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

觚竈
額也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

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羊溝鬪鷄處株魁
帥也鷄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鵲上高城之堍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踣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
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

司馬彪曰鷄鳥專愛
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距何以外夔曰以吾一足王於

矣子淵曰不與其長以敵人昔而無與于室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亥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癩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

見鷓以五鈞射者見鷓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

喻聖主之法明
奸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

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

之簡子愀焉曰不變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

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欲射之道

有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

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

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

之時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

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

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

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

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

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

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

一作肉

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輒囊

者也

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

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鞮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墉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旬而葉成

鶴爲鷓鴣爲布穀布穀爲鷓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前卷之金之木舉錫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
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若矇按
余孫名

學翼
取此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
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
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積之

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若據按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爲逸篇可知倘載

之以補王氏之漏焉

任中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

不能安卵之未訓也一指麾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

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灰化爲神龍積微之

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

身者非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

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

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夫

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氏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

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先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

國家昏而政事裝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

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勅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

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

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灰胸中有痕不可擊喉中有疾不可

剝也蚤蚤著面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

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予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

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

之能明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

終終必有始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

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路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
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

文子引老子曰鳴鏹以
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
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

見此

太子晉事
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

瀆狩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
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
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它有所據乎

狩元板
作儉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
本字子華卽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
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卽此書也朱文公謂
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
書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弘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
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曰公將謂之言也誠是五蠹曰周去秦爲從替年而舉衛離魏爲衛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衡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讎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淶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淶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淶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淶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淶不當古今

人表桀時有干辛榮夷終卽榮夷公號公鼓卽號

石父

墨子云夏桀染於子辛推墜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

允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

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

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賣諸呂太史西
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
此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
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
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
哇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劉

夢得用此語

特字
作俟

距鼻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

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間三國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

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若據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爲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者有言

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方爲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

非廢

若據按韓謂搖木者拊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若據按史記作共呂氏春秋作救淮南人

開訓與韓子同

爲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

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

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僉胥正負

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

成王時以爲平王謬矣

甯子
增越

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

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
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
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
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繫十二博棊加九雞
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
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
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

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爲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

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歿後二十一年能木

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亦作黍
作赤黍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鵠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見慎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
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

也

一本改桑
為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
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

見說苑

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若璩按音波平在趙地名蒲角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

周武帝時除天下碑
唯林宗碑詔待留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孫子用間篇當
參攷伊呂聖人

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証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
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若璩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肱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

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

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

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

聞與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

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

程子曰秦儀學

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押
闢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
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
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
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
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

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
先老子有見於誦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
愛也陽朱貴己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
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
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
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
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

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

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臧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美篇業字當作

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

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

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

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煨物

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
當作燼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
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
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
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修短驗於
物者也論養生者盡於此觀之

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
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

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 若
據按暑氣多天寒氣多壽出淮南鑿形訓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失
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

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
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龔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龔龔無耳淮南子
曰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龔蟲而不自
陷又況人乎又曰馬龔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

王季海

若璩按季海名准金
華人孝宗朝丞相

曰龔字何以從龍從耳對

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

山海經檢
此語未見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
者豈肯爲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卽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若璩按隋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

正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撻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

家韋編三絕鐵撻見於此

撻一作撻此方士寓言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

三畧者始見於此

漢光武詔引黃石八記未有三畧之名

舍神霧云風后

爲黃帝師又爲禹師化爲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圮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

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

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爲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克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

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

若據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

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說

駢舊館而惜車於鯁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畝首

餘糧棲畝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

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子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子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非筆削爲十三篇也何校本云注八字亦正文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逃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

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乎爲

迷陽其虜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楚中人也

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袖
條可食兒童呼爲陽馬荃恐卽迷陽草

困學紀聞卷十

國學源流卷十

困學紀聞卷十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

證

呂成公麗澤
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夢臣諛臣曰佞問

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
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
洪景盧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
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呂氏
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
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于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
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
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
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

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吳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

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係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

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
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
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

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若璩按
士龍名

季宣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
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

大事記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
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
問荅與史記略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
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爲孟嘗

君

王逸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雖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也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
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
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
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
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
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
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玳魏不廢信陵則國

不亡

若璩按韓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
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玳爲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

有據而王氏用

此亦新矣哉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王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王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卽繫秦。若璩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爲黃，秦爲呂唯燕爲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

軻其能國乎

若璩按楚爲黃者僅幽王憚十年憚卒而猶立是爲哀王仍考烈王所親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

祈別之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
荆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
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
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

若璩按文苑
英華作談

忠

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

足以發之也

董晉行狀燕將錄 若璩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

馬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
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誘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
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馬爾之父于蓋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夫泚合也患之造
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土壇言入之

上寬明將無不赦宥者乃能爲未此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
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
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滅者也故求其同罪
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
清宮而迎天子庶入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
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
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
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擄
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
郡國往往美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爲無事自元
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
韋李鎚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
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
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成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
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
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
倚渤海墻太山壅大河精甲數億鈴劍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溫趙首
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
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顛覆之臣顏溫
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髮屨北來趙
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
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蒞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

之倚伏可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辛皇甫謐曰高祖生

莊襄王四年甲寅
是亦秦亡之歲哉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

若璩按秦本紀爲
四年此從六國表

始皇立而

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乎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
欲愚其君而不能愚于嬰

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

歌

古歌尚質必無秣馬
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管

地非秦有也

若璩按秦孝公
亦非春秋時

史記正誤

索隱正義史劄通鑑考異古史
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
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
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三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

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

若疎按左

傳正義與史記
索隱正義正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卒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遷說妄也

若疎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復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尚書古文

疏證卷四
第六十條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日以其世
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窳于戎狄之間
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

若據按窳戎狄者不窋
適豳者公劉乃二事一

當太康一

當桀也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疏繆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爲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

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若據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第二十六條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古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人

曰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舉之說

若據按觀政亦出孔

書辨見同上

武王追思先聖乃袞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

以記爲正

襄王母早歿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
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
年共伯和于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
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
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丕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
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
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

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
枯骨朽箸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
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
也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
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
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

勝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若據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下至爲晉所

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勝秦穆姬亦差一年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

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

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

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

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

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

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若璩發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卽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在武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歿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參武吳氏曰蒼龍朱鳥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

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
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
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
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
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
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
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
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正義
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
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

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
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
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
記爲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
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石林葉氏曰以春秋

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若據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

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
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卽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
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
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
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雷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
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
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言莊姜以
爲已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
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卽位
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其伯而篡立則共伯
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歿乎
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
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
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
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齊猶作騎墻
之見者何與

若據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
馬索隱而援證至爲精詳王魯

初宣公薨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
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郟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郟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郟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若瓌按詩集傳檜下誤亦同馬遷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祖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

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
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
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
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
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
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
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
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

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

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美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

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

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
逆晉侯于隨純諸鄂晉
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
鄂侯未卒世宗言卒非
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

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號
申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
皆遷之妾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
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
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
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妾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
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三
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躍是爲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

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
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
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
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
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
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
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
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
傳正義曰東皙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
謂此事也

若據按索隱亦辨其
誤而此援證尤精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

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徙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暉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
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
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
是兄不得爲父

莊王卽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
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
氏春秋密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
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譴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
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

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

大家爲說

若據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各聃非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
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

竹書

若璩按此余從史記
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
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若璩按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
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
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
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
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賈服先

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社從之

若璩按襄內子爲
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右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剪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若據按事之微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余嘗以經案此事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

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爲客匿孤

之事趙世家似得諸傳聞其殆莊生鮒魚之辭賈生鵬鳥之對哉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君而歿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關止字子我歿於

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

若璩按洪景廬曰孟子載三子

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歿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爲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字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孟子郊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沐乎君臣之義有歿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

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卽張歐也安得爲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若據按何肥贍曰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欲案劾也錯之門誅也冤矣或譏其不能如釋之之守天子法則可耳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若璩按九
當作六年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

若璩按此小司
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
史通謂以後爲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
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
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漢書作馮

呂成公曰吾觀

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

空無人者也被周陽由狐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

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

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

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若璩按何肥瞻曰獵儒墨之遺文
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之統

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
孟天濬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
未足爲煦煦子子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
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
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
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
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

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
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
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
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
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
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
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攷舜
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
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
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

揃元板
作揃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爲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卽位
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
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爲廷尉則是釋
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遂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若珠按魏絳和

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黽狐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

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旣佐戴公而能至于襄

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

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良曰以

書考之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卽比干也若據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雍

少師名彊皆伶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

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

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歿微子

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

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

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

歿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

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

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

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曾廢

若璩按戰國策亦是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

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

卒歷定公獻公

若璩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

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兪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涪子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